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二十六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六

食貨

昔者先王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三才以節其務敬四序以成其業覯其謡俗而正其紀綱勗農桑之本通魚鹽之利登良山而採符玉泛瀛海而罩珠璣日中

為市總天下之隷先諸布帛繼以貨泉貿遷有無各得其所周禮正月始和乃布教于象魏若乃一夫之士十畝之宅三日之徭九均之賦施陽禮以興其讓命春社以勗其耕天之所貴者人也明之所求者學也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詩曰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是以農官澤虞各有攸次父兄之習不戢而成十五從務始勝衣服鄉無遊手邑不廢時所謂厥初生民各從其事者也是以太公通市井之貨以致齊國之强鴟夷善發

歛之居以盛中陶之業昔在金天勤於民事命春扈以耕稼召夏扈以耘耡秋扈所以收歛冬扈於焉蓋藏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若乃九土既敷四民承範東吳有齒角之饒西蜀有丹砂之富兖豫漆絲之廥燕齊怪石之府秦邠旄羽迥帶琅玕荊郢桂林旁通竹箭江干橘柚河外舟車遼西旃罽之鄉葱石揃梢之駿殖物怪錯于何不有若乃上法星象下料無外因天地之利而總山海之饒百畝之田

十一而稅九年躬稼而有三年之蓄可以長孺齒可以養耆年因予人民用之邦國宮室有度旗章有序朝聘自其儀宴饗由其制家殷國阜遠至邇安救水旱之災卹寠瀛之弊然後王之常膳乃闓笙鏞商周之興用此道也辛紂暴虐詭其經費金鏤傾宮廣延百里玉飾鹿臺崇高千仞宮中九市各有女司厚賦以實鹿臺之錢大斂以增鉅橋之粟多發妖冶以充傾宮之麗廣收珍玩以備沙丘之遊懸肉成林積醪為沼使男女裸體相

逐於其閒伏詣酒池中牛飲者三千餘人宮中以錦綺為席綾紈為薦及周王誅紂肅拜殷墟乃盡振鹿財並頒橋粟上天降休殷人大喜王赧云季徙都西周九鼎淪没二南堙盡貸於百姓無以償之乃上層臺以避其責周人謂王所居為逃責臺者也昔周姬公制以六典職方陳其九貢頒財內府永為不刊及刑政陵夷菁茅罕至魯侯初踐畝之稅秦君收太半之入前王之範靡有孑遺史臣曰班固為殖貨志自三代至王莽之誅網

羅前載其文詳悉光武寛仁龔行天討王莽之後赤眉
新敗雖復三暉乃睠而九服蕭條及得隴望蜀黎民安
堵自此始行五銖之錢田租三十稅一民有産子者復
以三年之算顯宗即位天下安寧民無横徭歲比登稔
永平五年作常滿倉立粟市於城東粟斛直錢二十草
樹殷阜牛羊彌望作貢尤輕府廩還積姦回不用禮義
專行于時東方既明百官詣闕戚里侯家自相馳騖車
如流水馬若飛龍照映軒廡光華前載傳曰三統之元

有陰陽之九焉蓋天地之恒數也安帝永初三年天下水旱人民相食帝以鴻陂之地假與貧民以用度不足三公又奏請令吏民入錢穀得為關内侯云桓帝永與元年郡國少半遭蝗河泛數千里流人十餘萬户所在廩給迨建寧永和之初西羌反叛二十餘年兵連師老軍旅之費三百二十餘億府帑空虛延及内郡沖質短祚桓靈不軌中平二年南宫災延及北闕於是復收天下田畝十錢用營宫宇帝出自侯門居貧即位常曰桓

帝不能作家曾無私蓄故於西園造萬金堂以為私藏復寄小黄門私錢家至巨億於是懸鴻都之牓開賣官之路公卿以降悉有等差廷尉崔烈入錢五百萬以買司徒刺史二千石遷除皆責助治宫室錢大郡至二千萬錢不畢者或至自殺獻帝作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縁有識者尤之曰豈京師破壞此錢四出也及董卓尋戈火焚宫室乃刼鸞駕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更鑄小錢盡取長安及洛陽銅人飛廉之屬以充鼓鑄又錢

無輪郭文章不便時人以為秦始皇見長人於臨洮乃
鑄銅人卓臨洮人也興毁不同凶訛相類及卓誅死李
傕郭汜自相攻伐於長安城中以為戰地是時穀一斛
五十萬豆麥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
穢道路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經
日頒布而死者愈多帝於是始疑有司盜其糧廩乃親
於御前自加臨給飢者人皆泣曰今始得耳帝東歸也
李傕郭汜等追敗乘輿於曹陽夜潛渡河六宫皆步初

出營欄后手持縑數匹董承使符節令孫徽以刃脅奪之殺旁侍者血濺后服既至安邑御衣穿敗唯以野棗園菜以為糇糧自此長安城中盡空並皆四散二三年間關中無復行人建安元年車駕至洛陽宮闕蕩滌百官披荊棘而居焉州郡各擁強兵而委輸不至尚書郎官自出採稆或不能自反死於墟巷魏武之初九州雲擾攻城略地保此懷民軍旅之資權時調給于時袁紹軍人皆資椹棗袁術戰士取給蠃蒲魏武于是乃募良

民屯田許下又於州郡列置田官歲有數千萬斛以充兵戎之用及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户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藏强賦弱文帝黄初二年以穀貴始罷五銖錢于時天下未并戎車歲動孔子曰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此言兵凶之謀而沴氣應之也于時三方之人志相吞滅戰勝攻取耕夫釋耒江淮之鄉尤缺儲峙吳上大將軍陸遜抗疏請令諸將各廣其田權報曰甚善今孤父子親自受田車中八

牛以為四耦雖未及古人亦欲與衆均其勞也有吳之務農重穀始於此焉魏明帝不恭淫於宮籞百僚編於手役天下失其躬稼此後闗東遇水民亡産業而興師遼陽坐甲江甸皆以國乏經用胡可勝言世祖武皇帝太康元年既平孫晧納百萬而罄三吳之資接千年而總西蜀之用韜干戈於府庫破舟船於江壑河濵海岸三丘八藪耒耨之所不至者人皆受焉農祥晨正平秩東作荷鍤贏糧有同雲布若夫因天而資五緯因地而

興五材世屬升平物流倉府宮闈增飾服玩相輝於是王君夫武子石崇等更相誇尚輿服鼎俎之盛連衡帝室布金埒之泉粉珊瑚之樹物盛則衰固其宜也永寧之初洛中尚有錦帛四百萬寶珠金銀百餘斛惠后北征蕩陰反駕寒桃在御隻雞以給其布衾兩幅囊錢三千以為車駕之資焉懐帝為劉曜所圍王師累敗府帑既竭百官飢甚比屋不見火烟飢人自相啖食愍皇西宅餒饉弘多斗米二金死者大半劉曜陳兵内外斷絶

十麴之麴屑而供帝君臣相顧莫不揮涕元后渡江軍事草創蠻陬賧布不有恒準中府所儲數四千匹于時石勒勇鋭挻亂江南帝懼其侵逼甚患之乃詔方鎮云有斬石勒首者賞布千匹云

漢自董卓之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十餘萬人多相食魏武既破黄巾欲經畧四方而苦軍食不足羽林監潁川棗祗建置屯田議魏武乃令曰夫定國之術在於强兵足食秦人以急農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此先

世之良式也於是以任峻為典農中郎將募百姓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郡國列置田官數年之中所在積粟倉廩皆滿祗死魏武後追思其功封爵其子建安初關中百姓流入荊州者十餘萬家及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而無以自業於是衛覬議為鹽者國之大寶自喪亂以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百姓歸者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者聞之必多競還於是魏武遣謁者僕射監鹽官移司隸校尉

居弘農流人果還關中豐實既而又以沛國劉馥為揚州刺史鎮合肥廣屯田修芍陂茹陂七門吳塘諸堨以溉稻田公私有蓄歷代為利賈逵之為豫州南與吳接修守戰之具堨汝水造新陂又通運渠三百餘里所謂賈侯渠者也當黄初中四方郡守墾田又加以故國用不匱時濟北顔斐為京兆太守京兆自馬超之亂百姓不專農殖乃無車牛斐又課百姓令閑月取車材轉相教匠其無牛者令養猪投貴賣以買牛始者皆以為煩

一二年中編户皆有車牛於田役省贍京兆遂以豐沃
鄭渾為沛郡太守郡居下濕水澇為患百姓飢乏渾於
蕭相二縣興陂堨開稻田郡人皆不以為便渾以為終
有經久之利遂躬帥百姓興功一冬皆成比年大收頃
畝歲增租入倍常郡中賴其利刻石頌之號曰鄭陂魏
明帝世徐邈為涼州土地少雨常苦乏穀邈上修武威
酒泉鹽池以收虜穀又廣開水田募貧民佃之家家豐
足倉庫盈溢及度支州界軍用之餘以市金錦犬馬通

供中國之費西域人入貢財貨流通皆邈之功也其後皇甫隆為敦煌太守敦煌俗不使耬犂及不知用水人牛功力既費而收穀更少隆到乃教作耬犂又教使溉灌歲終率計所省庸力過半得穀加五西方以豐嘉平四年關中饑宣帝表徙冀州農夫五千人佃上邽興京兆天水南安鹽池以益軍實青龍元年開成國渠自陳倉至槐里築臨晉陂引汧洛溉舄鹵之地三千餘頃國以充實焉正始四年宣帝又督諸軍伐吳將諸葛恪焚

其積聚恪乘城遁走帝因欲廣田積穀為兼并之計乃
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地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
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
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
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
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
許昌左右諸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
人分休且佃且守水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

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餘斛於淮北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敵無不剋矣宣帝善之皆如艾計施行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而南横石以西盡沘水四百餘里五里置一營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治諸陂於潁南潁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出征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

而無水害㕥所建也及晉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時穀賤而布帛貴帝欲立平糴法用布帛市穀以為糧儲議者謂軍資尚少不宜以貴易賤泰始二年帝乃下詔曰夫百姓年豐則用奢凶荒則窮匱是相報之理也故古人權量國用取贏散滯有輕重平糴之法理財鈞施惠而不費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廢久天下希習其宜加以官蓄未廣言者異同財貨未能達通其制更令國寶散於穰歲而上不收貧弱困於荒年而國無備豪人富商

挾輕資蘊重積以管其利故農夫苦其業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務本并力墾殖欲令農功益登耕者益勸而猶或騰踴至於農人並傷今宜通糴以充儉乏主者平議具為條制然事竟未行是時江南未平朝廷厲精於稼穡四年正月丁亥帝親耕耤田庚寅詔曰使四海之内棄末反本競農務功能奉宣朕志令百姓勸事樂業者其唯郡縣長吏乎先之勞之在於不倦每念其經營職事亦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種草馬賜縣令長

相及郡國丞各一匹是歲乃立常平倉豐則糴儉則糶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勅戒郡國計吏諸郡國守相令長務盡地利禁遊食商販其休假者令與父兄同其勤勞豪勢不得侵役寡弱私相置名十月詔以司隷校尉石鑒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導化有方督勸開荒五千餘頃遇年普饑而郡界獨無匱乏可謂能以勸教時同功異者矣其賜穀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屬令史有所

循行帝從之事見石苞傳苞既明於勸課百姓安之十年光祿勲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壽遊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頃咸寧元年十二月詔曰出戰入耕雖自古之常然事力未息未嘗不以戰士為念也今以鄴奚官奴婢著新城代田兵種稻奴婢各五十人為一屯屯置司馬使皆如屯田法三年又詔曰今年霖雨過差又有蟲災潁川襄城自春以來畧不下種深以為慮主者何以為百姓計促處當之杜預上疏曰臣輙思惟今者水災東

南特劇非但五稼不收居業并損下田所在僥汚髙地皆多磽埆此即百姓困窮方在來年雖詔書切告長吏二千石為之設計而不廓開大制定其趣舍之宜恐徒文具所益蓋薄當今秋夏蔬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汎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兖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

盡得水產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至春大種五穀五穀必豐此又明年益也臣前啟典牧種牛不供耕駕至於老不穿鼻者無益於用而徒有吏士穀草之費歲送任駕者甚少尚復不調習宜大出賣以易穀及為賞直詔曰孳育之物不宜減散事遂停寢問主者今典虞右典牧種產牛大小相通有四萬五千餘頭苟不益世用頭數雖多其費日廣古者匹馬丘牛居則以耕

出則以戰非如猪羊類也今徒養宜用之牛終為無用之費甚失事宜東南以水田為業人無牛犢今既壞陂可分種牛三萬五千頭以付二州將吏士庶使及春耕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是為化無用之費得運水次成穀七百萬斛此又數年後之益也加以百姓降丘宅土將來公私之饒乃不可計其所留好種萬頭可即令右典牧都尉官屬養之人多畜少可並佃牧地明其考課此又三魏近甸歲當復入數千萬斛穀牛又皆當調習

動可駕用皆今日之可全者也預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非不爾也然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絶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稀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絶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復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云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

完脩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啓
宜壞陂其言墾至臣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
壞泗陂徙運道時下都督度支共處當各據所見不從
遵言臣按遵上事運道東詣壽春有舊渠可不由泗陂
泗陂在遵地界壞地凡萬三千餘頃傷敗成業遵縣領
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
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
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

又有典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此皆偏其利以忘其害者也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瓮溢大為災害臣以為與其失當寧濡之不潴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谷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

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長吏二千石躬親勸功諸食力之人並一時附功令比及水凍得粗枯涸其所修功實之人皆以俾之其舊陂堨溝渠當有所補塞者皆尋求微跡一如漢時故事豫為部分列上須冬東南休兵交代各留一月以佐之夫川瀆有常流地形有定體漢氏居人衆多猶以無患今因其所患而宣寫之跡古事以明近大理顯然可坐論而得臣不勝愚意竊謂最是今日之實益也朝廷從之及平吳之後有

司又奏詔書王公以國為家京城不宜復有田宅今未
暇作諸國邸當使城中有往來處近郊有芻藁之田今
可限之國王公侯京城得有一宅之處近郊田大國田
十五頃次國十頃小國七頃城内無宅城外有者皆聽
留之又制户調之式丁男之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
及次丁男為户者半輸其諸邊郡或三分之二遠者三
分之一夷人輸賨布户一匹遠者或一丈男子一人占
田七十畝女子三十畝其外丁男課田五十畝丁女二

十畝次丁男半之女則不課男女年十六已上至六十為正丁十五已下至十三六十一已上至六十五為次丁十二已下六十六已上為老小不事逺夷不課田者輸義米户三斛逺者五斗極逺者輸筭錢人二十八文其官品第一至于第九各以貴賤占田品第一者占五十頃第二品四十五頃第三品四十頃第四品三十五頃第五品三十頃第六品二十五頃第七品二十頃第八品十五頃第九品十頃而又各以品之髙卑蔭其親

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廕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品第六已上得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二人第九品及舉輦跡禽前驅由基强弩司馬羽林郎殿中冗從武賁殿中武賁持椎斧武騎武賁持鈒冗從武賁命中武賁武騎一人其應有佃客者官品第一第二者佃客無過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品第九品一户是時天下無事賦稅

平均人咸安其業而樂其事及惠帝之後政教陵夷至於永嘉喪亂彌甚雍州以東人多饑乏更相鬻賣奔迸流移不可勝數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馬毛皆盡又大疾疫兼以饑饉百姓又為寇賊所殺流尸滿河白骨蔽野劉曜之逼朝廷議欲遷都倉垣人多相食飢疫總至百官流亡者十八九元帝為晉王課督農功詔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非宿衛要任皆宜赴農使軍各自佃作即以為廩太興元年詔曰徐

揚二州土宜三麥可督令熯地投秋下種至夏而熟繼新故之交於以周濟所益甚大昔漢遣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勿令後晚其後頻年麥雖有旱蝗而為益猶多二年三吳大飢死者以百數吳郡太守鄧攸輙開倉廩賑之武帝時使黄門侍郎虞㸃桓彝開倉廩振給并省衆役百官各上封事後軍將軍應詹表曰夫一人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而軍興以來征戰運漕朝廷宗廟百官用度既已殷廣下及工商流

寓僮僕不親農桑而遊食者以十萬計不思開立美利而望國足人給豈不難哉古人言曰飢寒並至雖堯舜不能使野無寇盜貧富并兼雖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國有家者何嘗不務農重穀近魏武皇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而大功克舉也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儉皆已還反江西良田曠廢來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

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盈庾億可計日而待也又曰昔高祖使蕭何鎮關中光武令寇恂守河内魏武委鍾繇以西事故能使八表夷蕩區内輯寧今中州蕭條未嘗疆理此兆庶所以企望壽春一方之會去此不遠宜選都督有文武經畧者遠以振河洛之形勢近以為徐豫之藩鎮綏集流散使人有攸依專委農功令事有所局趙充國農於金城以平西零諸葛亮耕於渭濵規抗上國今諸軍自不對

敵皆宜齊課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六年以海賊寇抄運漕不繼發王公以下餘丁各運米六斛是後頻年水災旱蝗田收不至咸康初算度田稅米空懸五十餘萬斛尚書褚裒以下免官穆帝之世頻有大軍糧運不繼制王公以下十三戶共借一人助度支運升平初荀羨為北府都督鎮下邳起田于東陽之石鼈公私利之哀帝即位乃減田租畝收二升孝武太元二年除度田收租之制王公以下口

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八年又增稅米口五石至於末年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矣

漢錢舊用五銖自王莽改革百姓皆不便之及公孫述僭號於蜀童謡曰黄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黄述欲繼之故稱白腹五銖漢貨言漢當復併天下也至光武中興除莽貨泉建武十六年馬援又上書曰富國之本在於食貨宜如舊鑄五銖錢帝從之於是

復鑄五銖錢天下以為便及章帝時穀帛價貴縣官經用不足朝廷憂之尚書張林言今非但穀貴也百物皆貴此錢賤故爾宜令天下悉以布帛為租市買皆用之封錢勿出如此則錢少物皆賤矣又鹽者食之急也縣官可自賣鹽武帝時施行之名曰均輸於是事下尚書通議尚書朱暉議曰王制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言多少食祿者不與百姓爭利均輸之法與賈販無異以布帛為租則吏多姦官自賣鹽與下爭利非明主所宜行

帝本以林言為是得睥議因發怒遂用林言少時復止和帝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能言之士孝廉劉陶上議曰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於人飢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百姓之至貴也竊以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

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食所患靡盬之事豈謂錢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墻之内也蓋百姓可百年無貨不可以一朝有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

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猒之求也夫欲民財殷阜要在止役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内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齊貨以救其獘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木水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寛鍥薄之禁後冶鑄之議也帝竟不鑄錢及獻帝初平中董卓乃更鑄小錢由是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錢數百萬至魏武為相於是罷之還用五銖是時

不鑄錢既久貨本不多又更無增益故穀賤無已及黄初二年魏文帝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為市至明帝世錢廢穀用既久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而不能禁也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孫權嘉平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荆州孫權賜錢一億錢

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百姓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晉自中原喪亂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文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錢既不多由是稍貴孝武太元三年詔曰錢國之重寶小人貪利銷壞無已監司當以為意廣州夷人寶貴銅鼓而州境素不出銅聞官私賈人皆於此下貪比輸錢斤兩差重以入廣州貨與夷人鑄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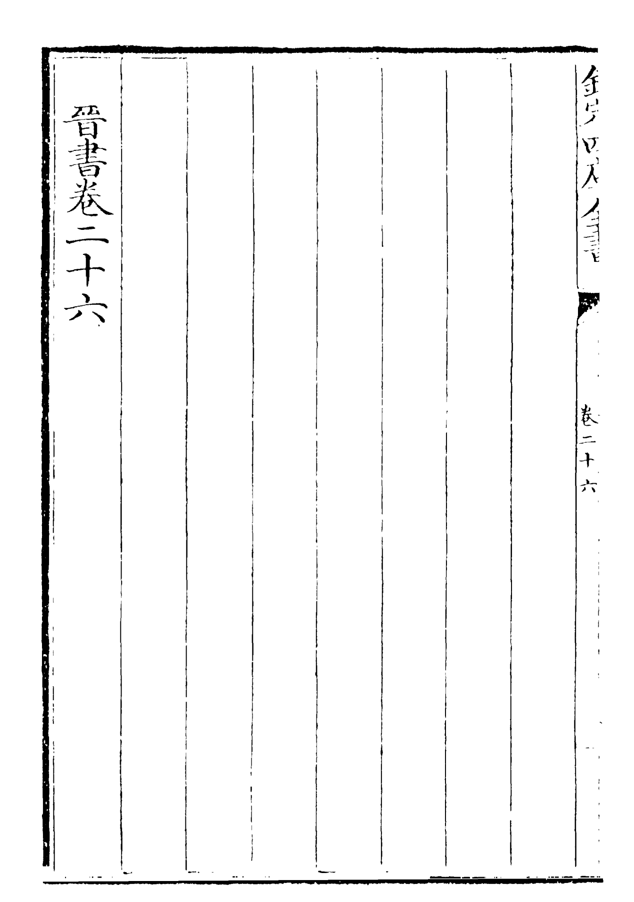
作鼓其重為禁制得者科罪安帝元興中桓玄輔政立
議欲廢錢用穀帛孔琳之議曰洪範八政貨為食次豈
不以交易所資為用之至要者乎若使百姓用力於為
錢則是妨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農自務穀工自務器
各隸其業何當致勤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
用之財既無毀敗之費又省難運之苦此錢所以嗣功
龜貝歷代不廢者也穀帛為寶本充衣食分以為貨則
致損甚多又勞毀於商販之手耗棄於割截之用此之

為弊著自於曩故鍾繇曰巧偽之人競濕穀以要利制薄絹以充資魏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芝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錢之不用由於兵亂積久自致於廢有由而然漢末是也今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頓亡其利今括囊天下之穀以周天下之食或倉庫充溢或糧靡并儲以相資通則貧者仰富致富之道實假於錢一朝斷之便為棄物是有錢無糧之人皆坐而飢因以此斷之又立弊也且據今用錢之處不以為貧

用穀之處不以為富又人習來久革之必惑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錢便于穀邪魏明帝時錢廢穀用既久不以便於人乃舉朝大議精才達政之士莫不以宜復用錢下無異情朝無異論彼尚舍穀帛而用錢足以明穀帛之弊著於已誠也世或謂魏氏不用錢久積累巨萬故欲行之利公富國斯殆不然晉文後舅犯之謀而先成季之信以為雖有一時之勳不如萬世之益于時名賢在列君子盈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經國之要

術若穀實便錢義不昧當時之近利而廢求用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由困而思革改而更張耳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年豐百姓樂業穀帛殷阜幾乎家給人足驗之實事錢又不妨人也頃兵革屢興荒饉荐及飢寒未振實此之由公既援而拯之大革視聽弘敦本之教明廣農之科敬授人時各從其業遊蕩知反務末自休同以南畝競力野無遺壤矣於此以往將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卹愚謂救弊之術無取於廢錢朝議多同

琳之故玄議不行



晉書卷二十六

晉書卷二十七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七

五行上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廸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

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真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虗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書授之以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更為表裏殷道絶文王演周易周道獘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

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之宗宣元之閒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為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

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略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災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黄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經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為觀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歩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人以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乃田獵馳騁不反宫室飲食沉湎不顧法度妄興繇役以奪農時作為姦詐以傷人財則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為輪矢者多傷敗及木為變恠是為不曲直

魏文帝黄初六年正月雨木氷按劉歆說上陽施不下

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為之氷雺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曰氷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氷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據郡反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氷為木介介者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戍卒十餘萬連旌數百里臨江觀兵又屬常雨也

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木氷後二年周顗等遇害

是陽施不下通也
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木氷是年殷浩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桓温入關之象也
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木氷明年二月王恭為北藩八月庾楷為西藩九月王國寶為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為荆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夷滅是其應也
吴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後所坐聽事棟中折

恪妄興徵役奪農時作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為棟橈之凶也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地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及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勰為匠作者六萬人至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天戒若曰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明年帝崩而王室遂亂

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都擊長沙

王乂及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遂奔潰卒賜死此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元帝太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干寶以為狂華生枯木又在鈴閤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華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王敦終以逆命加戮其尸一說亦華孽也於周易為枯楊生華

桓玄始篡龍旂竿折時玄田獵無度飲食奢恣土木妨

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天戒若曰旂所以掛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髙明去矣𤣥果敗

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者也其於王者南面嚮明而治書云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羣賢而命之朝逺四佞而放諸埜孔子曰浸潤之譛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别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勲殊别嫡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若乃信道不篤或燿虛偽讒

夫昌邪勝正則火失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焚宗廟燒宮館雖興師衆不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為妃及即位不以為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為后后本厮微非所宜升以妾為妻之罰也

青龍元年六月洛陽宮鞠室災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於南閤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

以明教誡也惟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按舊占曰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為誡今宜罷散作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蓂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虔恭之德帝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為名多棄法度疲衆逞欲以妾為妻之應也

吴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執政而矜慢放肆孫峻總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人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太平元年二月朔建鄴火人之火也是秋孫綝始執政

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孫休永安五年二月城西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察戰等為内史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其咎也

孫晧建衡元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百人按春秋齊火災劉向以為桓公好内聽女口妻妾數更之罰

也時晧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寵佩皇后璽綬者又多矣故有

火災

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災西閣楚王所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月庚辰含章鞠室脩成堂前廡景坊東屋暉章殿南閣火時有上書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並在大位故天變屢見竊為

陛下憂之由是楊珧求退是時帝納馮紞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宫車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命固守然後救火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子屐漢高祖斷白蛇劒及二百八萬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

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
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閣
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羌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
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
罪稔宜見誅絶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
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原陵也帝既眊弱而張華又
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謐殺太子也干寶以為
高原陵火太子廢之應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

對與此占同

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永興元年成都王遂廢后處之金墉城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来還在位然憂逼折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也

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起延崇禮闥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後清河王覃入嗣不終於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燒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此下陵上陽失其節之應也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災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日不絶舊說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衆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以為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是謂王敦陵上有無君之心故災也

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師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明帝太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内外臣下咸懐怨毒極陰生陽也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京師火

康帝建元元年七月庚申吳郡災

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季龍大武殿及兩廟端門震災月餘乃滅金石皆盡其後季龍死大亂遂滅亡

海西公太和中郗愔為會稽太守六月大旱災火燒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煙蔽天不可撲滅此亦桓溫强盛將廢海西極陰生陽之應也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師風火大起是時桓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太寧火事同

太元十年正月國子學生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無章盖有育才之名而無收賢之實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是月景申螽斯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府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陵日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亡會稽王道子寵幸尼及姏母各樹用其親戚乃至出入宫掖禮見人主天戒若曰登延賢堂及客館者多非其人故災之也又孝武帝更不立皇后寵幸徵賤張夫人夫人驕妬皇子不繁乖螽斯則百之道故災其殿焉道子復賞賜不節故府庫被災斯亦其罰也

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其後桓玄簒位帝乃播越天戒若曰王者流遷不復御龍舟故災之耳

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時桓玄遥録尚書故天火示不復居也

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吴隠之閉城固守其十月壬戌夜火起時百姓避寇盈滿城内隠之懼有應賊者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蕩燒死者萬餘人因遂

散潰悉爲賊擒

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九年京都大火燒數千家

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防甚峻猶自不絶王弘時爲吳郡晝在聽事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遥集路南人家屋上火即大發弘知天爲之災故不罪火主此帝室衰微之應也

傳曰脩宮室飾臺榭内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

成

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夫人媵妾多少有度九族親疎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此則土得其性矣若乃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亡水旱之災而草木百穀不熟是為稼穡不

成

吴孫晧時常歲無水旱苗稼豐美而實不成百姓以飢闔境皆然連歲不已吴人以為傷露非也按劉向春秋說曰水旱當書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土氣不養稼穡不成此其義也晧初遷都武昌尋遷建鄴又起新館綴飾珠玉壯麗過甚破壞諸營增廣苑囿犯暑妨農官私疲怠月令季夏不可以興土功晧皆冐之此脩宫室飾臺榭之罰也

元帝太興二年吴郡吴興東陽無麥禾大饑

成帝咸和五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穆帝永和十年三麥不登

十二年大無麥

孝武太元六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安帝元興元年無麥禾天下大饑

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說曰金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隼擊

秋分而微霜降其於王事出軍行師把旄杖鉞誓士衆

抗威武所以征叛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執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動靜應宜說以犯難人忘其死金得其性矣若乃貪慾恣睢務立威勝不重人命則金失其性蓋土冶鑄金鐵冰滞涸堅不成者衆乃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魏時張掖石瑞雖是晉之符命而於魏為妖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其事石圖發於非常之文此不從革之異也

晉定大業多斃曹氏石瑞文大討曹之應也按劉歆以

春秋石言于晉為金石同類也是為金不從革失其性也劉向以為石白色為主屬白祥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失其性而為異也

吳時歷陽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太平孫晧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十餘丈晧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為離宮班固云離宮與

城郭同占餙城郭之謂也其寳鼎三年後晧出東闗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年晧又大舉出華里侵邉境之謂也故令金失其性卒面縛而吴亡

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鍾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為惡不止故鍾出涕猶傷之也

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火光如懸燭此輕人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為光變也天戒若曰兵猶

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不悟終以敗亡

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牌生金可採此金不從革而為變也五月汲桑作亂羣寇飈起

清河王覃為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為惠帝太子不終于位卒為司馬越所殺

愍帝建興五年石言于平陽是時帝蒙塵亦在平陽故有非言之物而言妖之大者俄而帝為逆胡所弒

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為妖也尋為敦所襲遂夷滅

石季龍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頭尋亦誅

翦占與甘卓同也

傳曰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於人道命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以收魂氣春秋祭祀以終孝道王者即位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亡不宗事慎其齋戒致其嚴敬是故鬼神歆饗多獲福助此聖王所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及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

水得其性矣若廼不敬鬼神政令逆時水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壞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穡是爲水不潤下

京房易傳曰顓事者加誅罰絶理厥災水其水也雨殺人以隕霜大風天黄饑而不損茲謂泰厥大水水殺人避遏有德茲謂狂厥水水流殺人也已水則地生蟲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水寒殺人追誅不解茲謂不理厥水五穀不收大敗不解茲謂皆陰厥水流入國邑隕霜

殺穀仲舒曰交兵結讎伏尸流血百姓愁怨陰氣盛故大水也

魏文帝黃初四年六月大雨霖伊洛溢至津陽城門漂數千家殺人初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宮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嘗於建始殿饗祭如家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又郊社神祇未有定位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吳孫權赤烏八年夏茶陵縣鴻水溢出漂二百餘家

十三年秋丹陽故鄣等縣又鴻水溢出按權稱帝三十年竟不於建鄴創七廟惟父堅一廟遠在長沙而郊祀禮闕嘉禾初羣臣奏宜郊祀又不許末年雖一南郊而北郊遂無聞焉吳楚之廟亦不見秩反祀羅陽妖神以求福助天戒若曰權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故示此罰欲其感悟也

太元元年吳又有大風涌水之異是冬權南郊宜是鑒咎徵乎還而寢疾明年四月薨一曰權時信納譖訴雖

陸遜勲重子和儲貳猶不得其終與漢安帝聽讒免楊震廢太子同事也且赤烏中無年不用兵百姓愁怨八年秋將軍馬茂等又圖逆

魏明帝景初元年九月淫雨冀兖徐豫四州水出沒溺殺人漂失財産帝自初即位便淫奢極慾多占幼女或奪士妻崇飾宮室妨害農戰觸情恣慾至是彌甚號令逆時饑不損役此水不潤下之應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夏大水亮即位四年乃立權廟又終

吳世不上祖宗之號不脩嚴父之禮昭穆之數有闕亮及休晧又並廢二郊不秩羣神此簡宗廟不祭祀之罰也又是時孫峻專政陰勝陽之應乎

孫休永安四年五月大雨水泉涌溢昔歲作浦里塘功費無數而田不可成士卒死叛或自賊殺百姓愁怨陰氣盛也休又專任張布退盛沖等吳人賊之應也

五年八月壬午大雨震電水泉湧溢

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州徐兗豫四州大水

七年六月大雨霖河洛伊沁皆溢殺二百餘人自帝即
尊位不加三后祖宗之號
泰始二年又除明堂南郊五帝座同稱昊天上帝一位
而已又省先后配地之祀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也
咸寧元年九月徐州大水
二年七月癸亥河南魏郡暴水殺百餘人閏月荆州郡
國五大水流四千餘家去年採擇良家子女露面入殿
帝親簡閲務在姿色不訪德行有蔽匿者以不敬論措

紳愁怨天下非之隂盛之應也

三年六月益梁二州郡國八暴水殺三百餘人七月荆州大水九月始平郡大水青徐兖豫荆益梁七州又大水是時賈充等用事專恣而正人踈外者多隂氣盛也

四年七月司兾兖豫荆揚郡國二十大水傷秋稼壊屋室有死者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十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為元功而詆劾妄加

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宫此其應也

四年七月兖州大水十二月河南及荆揚六州大水

五年九月郡國四大水又隕霜是月南安等五郡大水

六年四月郡國十大水壞廬舍

七年九月郡國八大水

八年六月郡國八大水

惠帝元康二年有水災

五年五月潁川淮南大水六月城陽東莞大水殺人荆揚徐兖豫五州又水是時帝即位已五載猶未郊祀其蒸嘗亦多不親行事此簡宗廟廢祭祀之罰

六年五月荆揚二州大水是時賈后亂朝寵樹賈郭女主專政陰氣盛之應也

八年五月金墉城井溢漢志成帝時有此妖後王莽僭逆今有此妖趙王倫篡位倫廢帝於此城井溢所在其天意也　九月荆揚徐兾豫五州大水是時賈后暴戾

滋甚韓謐驕猜彌扇卒害太子旋以禍滅

九年四月宮中井水沸溢

永寧元年七月南陽東海大水是時齊王冏專政隂盛之應也

太安元年七月兖豫徐兾四州水時將相力政無尊主心隂盛故也

孝懷帝永嘉四年四月江東大水時王導等潛懐翼戴之計隂氣盛也

元帝太興三年六月大水是時王敦内懐不臣傲狠陵
上此陰氣盛也
四年七月又大水
永昌二年五月荆州及丹陽宣城呉興壽春大水
明帝太寧元年五月丹陽宣城呉興壽春大水是時王
敦威權震主陰氣盛故也
成帝咸和元年五月大水是時嗣主幼沖母后稱制庾
亮以元舅決事禁中陰勝陽故也

二年五月戊子京都大水是冬以蘇峻稱兵都邑塗地
四年七月丹陽宣城吳興會稽大水是冬郭默作亂荆
豫共討之半歲乃定兵役之應也
七年五月大水是時帝未親機務政在大臣陰勝陽也
咸康元年八月長沙武陵大水
穆帝永和四年五月大水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五月又大水時幼主沖弱母后臨朝又將相大臣

各執權政與咸和初同事也

七年七月甲辰夜濤水入石頭死者數百人是時殷浩以私忿廢蔡謨遐邇非之又幼主在上而殷桓交惡選徒聚甲各崇私權陰勝陽之應也一說濤水入石頭以為兵占是後殷浩桓溫謝尚荀羨連年征伐百姓愁怨也

升平二年五月大水

五年四月又大水是時桓溫權制朝廷專征伐陰勝陽

也
海西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平地數尺浸入太廟朱雀大航纜斷三艘流入大江丹陽晉陵吳郡吳興臨海五郡又大水稻稼蕩沒黎庶饑饉初四年桓溫北伐敗績十喪其九五年又征淮南踰歲乃尅百姓愁怨之應也
簡文帝咸安元年十二月壬午濤水入石頭明年祆賊盧竦率其屬數百人入殿略取武庫三庫甲仗游擊將

軍毛安之討滅之兵興陰盛之應也

孝武帝太元三年六月大水是時帝幼弱政在將相

五年五月大水

六年六月揚荆江三州大水

八年三月始興南康廬陵大水平地五丈

十年五月大水自八年破苻堅後有事中州役無寧歲愁怨之應也

十三年十二月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殺人明年慕容氏

寇擾司兗鎮戍西北疲於奔命愁怨之應也

十五年七月沔中諸郡及兗州大水是時緣河紛爭征戍勤瘁之應也

十七年六月甲寅濤水入石頭毀大航漂船舫有死者京口西浦亦濤入殺人永嘉郡潮水湧起近海四縣人多死後四年帝崩而王恭再攻京師京師亦發衆以禦之兵役頻興百姓愁怨之應也

十八年六月已亥始興南康廬陵大水深五丈

十九年七月荆徐大水傷秋稼

二十年六月荆徐又大水

二十一年五月癸卯大水是時政事多弊兆庶非之

安帝隆安三年五月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去年殷仲堪舉兵向京師是年春又殺郗恢隂盛作威之應也仲堪尋亦敗亡

五年五月大水是時會稽王世子元顯作威陵上又桓玄擅西夏孫恩亂東國隂勝陽之應也

元興二年十二月桓玄簒位其明年二月庚寅夜濤水入石頭商旅方舟萬計漂敗流斷骸胔相望江左雖頻有濤變未有若斯之甚三月義軍尅京都玄敗走遂夷滅之

三年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漂没殺人大航流敗

義熙元年十二月己未濤水入石頭

二年十二月己未夜濤水入石頭明年駱球父環潛結桓胤殷仲文等謀作亂劉稚亦謀反凡所誅滅數十家

三年五月丙午大水
四年十二月戊寅濤水入石頭明年王旅北討
六年五月丁已大水乙丑盧循至蔡州
八年六月大水
九年五月辛巳大水
十年五月丁丑大水戊寅西明門地穿涌水出毀門扇及限亦水沴土也七月乙丑淮北風災大水殺人
十一年七月景戌大水淹漬太廟百官赴救明年王旅

北討闗河

經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休徵曰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音禍時則有下體生

上之痾時則有青眚祥惟金沴木
說曰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夭胎言尚微也蟲豸之
類謂之孽孽則芽孽矣及六畜謂之𥧢言其著也及人
謂之痾痾病貌也言𥧢深也甚則有異物生謂之眚自
外來謂之祥祥猶禎也氣相傷謂之沴沴猶臨莅不和
意也每一事云時則以絶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
在前或在後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
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

向同惟劉歆傳獨異

貌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人君行己

體貌不恭怠慢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則狂易故其咎

狂也上慢下暴則陰氣勝故其罰常雨也水傷百穀衣

食不足則姦宄並作故其極惡也

一曰人多被刑或形貌醜惡亦是也風俗狂慢變節易

度則為剽輕奇怪之服故有服妖水類動故有龜孽於

易巽為雞雞有冠距文武之貌而不為威貌氣毀故有

雞禍一曰水歲多雞死及為怪亦是也上失威儀則有彊臣害君上故有下體生於上之痾木色青故有青眚青祥凡貌傷者病木氣木氣病則金沴之衝氣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兊在西方為秋為金離在南方為夏為火坎在北方為冬為水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是以金木之氣易以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反寒暑殊絶水火之氣不得相并故視傷常燠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

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德劉歆傳曰有鱗蟲之孽羊旤鼻痾說以為於天文東方辰為龍星故為鱗蟲於易兑為羊木為金所病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此說非是春與秋氣隂陽相敵木病金盛故能相并惟此一事耳旤與妖痾祥眚同類不得獨異

魏尚書鄧颺行步弛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凶終之徵後卒誅也

惠帝元康年中貴游子弟相與為散髮倮身之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士耻不與焉蓋貌之不恭胡狄侵中國之萌也其後遂有五胡之亂此失在狂也

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宫與儲君遊戲無降下心又嘗因奕棊爭道成都王頴厲色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故及於禍貌不恭之罰也

齊王冏既誅趙王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府淫

僭專驕不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咎也天下莫不高其功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夷滅

司馬道子於府園內列肆使姬人酤鬻身自貿易干寶以爲貴者失位降在皁隸之象也俄而道子見廢以庶人終此貌不恭之應也

安帝義熙七年將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命之重當設饗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拜日國僚不重白黙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之大以爲恨免郎中令劉敬叔官

天戒若曰此惰略嘉禮不肅之妖也其後殺遂被殺焉庶徵恒雨劉歆以為春秋大雨劉向以為大水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卒雷電非常至殺鳥雀按楊阜上䟽此恒雨之罰也時天子居喪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農時故水失其性而恒雨為罰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溢歲以凶饑

吳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雪大寒按

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雷電則雪不復當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閒隙起而勝陽逆弑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

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伊沁水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稼千三百六十餘頃

太康五年七月任城梁國暴雨害豆麥九月南安郡霖雨暴雪樹木摧折害秋稼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淮南平原霖雨暴水霜傷秋稼

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害秋麥

元帝太興三年春雨至于夏是時王敦執權不恭之罰也

永昌九年春雨四十餘日晝夜雷電震五十餘日是時王敦興兵王師敗績之應也

成帝咸和四年春雨五十餘日恒雷電是時雖斬蘇峻其餘黨猶據守石頭城至其滅後淫雨乃霽

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荆州之長沙攸醴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損秋稼是時帝幼權在於下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裁縑帛為白帢以易舊服傅玄曰白乃軍容非國容也干寶以為縞素凶喪之象也名之為帢毀辱之言也蓋革代之後

劫殺之妖也

魏明帝著繡帽披縹紈半袖常以見直臣楊阜諫曰此禮何法服邪帝黙然近服妖也夫縹非禮之色褻服尚不以紅紫況接臣下乎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禄去王室後嗣不終遂亡天下

景初元年發銅鑄為巨人二號曰翁仲置之司馬門外

按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

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象之䰟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傅玄曰此妖服也夫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袞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服妖既作身隨之亡妹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脩容者急束其髮而劘角過于耳蓋其俗自操

束太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恪之著正交論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

孫休後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干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孫晧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亡國是其應也

武帝泰始初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褄此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婦人出兩襠加乎交領之上此内出外也為車乘者茍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篾為純蓋古喪車之遺象也夫乘者君子之器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以為晉之禍徵也及惠帝踐阼權制在於寵臣下掩上之應也至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冗沒於戎狄内出外之應也及天下撓亂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泰始之後中國相尚用胡床貊槃及為羌煑貊炙貴人富室必畜其器吉享嘉會皆以為先太康中又以氊為絈頭及絡帶袴口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為胡所破夫氊毳産於胡而天下以為絈頭帶身袴口胡既三制之矣能無敗乎至元康中氐羌互反永嘉後劉石遂簒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服妖之應也

初作屐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圓者順之義所以别男女也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方與男無别此賈后專妬

之徵也

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舞手接杯盤而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杯盤識者曰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也今接杯盤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之事也杯盤者酒食之器而名曰晉世寧言晉世之士苟偷於酒食之間而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杯盤之在手也

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為斧鉞戈戟以當笄干寶以為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

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而以兵器為飾此婦人妖之甚者於是遂有賈后之事終亡天下是時婦人結髮者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擷子紒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廢害太子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始相傚為烏杖以柱掖其後稍施其鐓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烏其頭者尤便用也必旁柱掖者旁救之象也施其金住則植之言木因於金能孤立也及懷愍之世王室多故而

此中都喪敗元帝以藩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柱掖之應也至社稷無主海内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于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人或散投坑谷明日視之復如故或云見狸銜聚之干實以為夫屩者人之賤服處于勞辱黔庶之象也敗者疲獘之象道者四方往來所以交通王命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黔庶罷病將相聚為亂以絕王命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怨叛江夏張昌唱亂荆楚從之如流於是兵革歲起服妖也

初魏造白帢横縫其前以别後名之曰顔帢傳行之至永嘉之間稍去其縫名無顔帢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顔者愧之言也覆額者慙之貌也其緩彌甚者言天下亡禮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于大耻也永嘉之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

孝懷帝永嘉中士大夫競服生箋單衣識者指之曰此則古者繐衰諸侯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服之殆有應乎其後遂有胡賊之亂帝遇害焉

元帝太興中兵士以絳囊傅紒識者曰紒者在首為乾君道也囊者坤臣道也今以朱囊傅紒臣道上侵君之象也於是王敦陵上焉舊為羽扇柄者刻木象其骨形列羽用十取全數也自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為長柄下出可捉而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

也創為長柄者將執其柄以制羽翼也改十為八者將未備奪巳備也此殆敦之擅權以制朝廷之柄又將以無德之材欲竊非據也是時為衣者又上短帶纔至于掖著帽者又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為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下大之象尋而王敦謀逆再攻京師

海西嗣位忘設豹尾天戒若曰夫豹尾儀服之主大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宜忘而忘之非主社稷之人故忘其豹尾示不終也尋而被廢焉

孝武太元中人不復著帩頭天戒若曰頭者元首帩者助元首為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輔佐以至危亡也至安帝桓玄乃篡位焉

舊為屐者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識者以為卯謀也必有陰謀之事至烈宗末驃騎參軍袁悅之始攬搆内外隆安中遂謀詐相傾以至大亂

太元中公主婦女必緩鬢傾髻以為盛飾用髲既多不

可恒戴乃先於木及籠上装之名曰假髻或名假頭至於貧家不能自辦自號無頭就人借頭遂布天下亦服妖也無幾時孝武晏駕而天下騷動刑戮無數多喪其元至於大斂皆刻木及蠟或縛菰草為頭是假頭之應云

桓玄篡位殿上施絳帳鏤黄金為顔四角金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相謂曰頗類轜車尋而玄敗此服之妖也

晉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風流相放輿臺成俗識者曰上小而下大此禪代之象也尋而宋受終焉

雞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雌雞化為雄不鳴不將干寶曰是歲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與能之義此其象也然晉三后並以人臣終不鳴不將又天意也

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雞生雄雞無翅既大墜坑而死王隠以為雄者胤嗣子之象坑者母象今雞生無翅墜

阬而死此子無羽翼為母所陷害乎於後賈后誣殺愍懐此其應也

太安中周玘家雌雞逃承雷中六七日而下奮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敏之事敏雖控制江表終無紀綱文章殆其象也卒為玘所滅雞𤼵見玘家又天意也

京房易傳曰牝雞雄鳴主不榮

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為雄天戒若曰雌化為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閻嵩家雌雞生無右
翅彭城人劉象之家雞有三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
言則雞生妖是時主相並用尼媼之言寵賜過厚故妖
象見焉
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化為赤雄
雞不鳴不將桓元將簒不能成業之象
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始擅西夏狂
慢不肅故有雞禍天戒若曰角兵象尋墮落者暫起不

終之妖也後皆應也

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為雄八十日而冠萎天戒若曰衡陽桓玄楚國之邦略也及桓玄篡位果八十日而敗此其應也

青祥

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大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為中興之表晉

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孑遺社樹折之應又常風之罰

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盡死意也其後韓謐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黄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木動之也五月宫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妖也城門壞

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吴郡米廡無故自壊天戒若曰夫
米廡貯糴之屋無故自壊此五穀踴貴所以無糴賣也
是歳遂大饑死者千數焉
明帝太寧元年周筵自歸王敦既立其宅宇所起五間
六梁一時躍出墜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
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筵而湖熟尋亦為墟矣
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會稽王世子元顯將討桓玄
建牙竿於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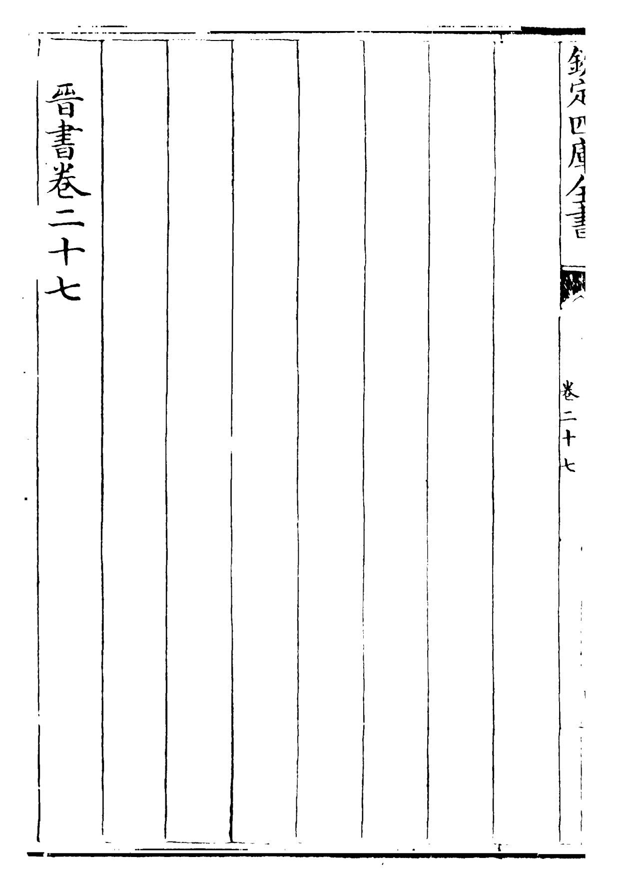
而元顯尋為玄所擒

三年五月樂賢堂壞時帝嚚眊無樂賢之心故此堂見

沴

義熈九年五月國子聖堂壞天戒若曰聖堂禮樂之本

無故自壞業祚將墜之象未及十年而禪位焉



晉書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晉書卷二十八 九

詳校官侍讀臣陳崇本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　塤

校對官中書臣汪日章

謄錄舉人臣徐元宸

晉書卷二十八

唐　太　宗　文　皇　帝　御　撰

志第十八

五行中

傳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乂厥咎僭厥罰恒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言之不從從順也是

謂不乂乂治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詩曰如蜩如螗如沸如羮言上號令不順人心虛譁憒亂則不能治海内失在過差故其咎僭差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罰常陽也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君炕陽而暴虐臣畏刑而箝口則怨謗之氣發於歌謡故有詩妖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陽氣所生也於春秋為螽今謂之蝗皆其類也於易兌為口犬以吠

守而不可信言氣毀故有犬禍一曰旱歲犬多狂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口喉咳嗽者故有口舌痾金色白故有白眚白祥凡言傷者病金氣金氣病則木沴之其極憂者順之其福康寧劉歆言傳曰則時有毛蟲之孽說以為於天文西方參為獸星故為毛蟲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訛言云白馬河出妖馬夜過官牧邊鳴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跡大如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

聞此言遂與王淩謀共立之事泄淩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罰也詩云人之訛言寧莫之懲蜀劉禪嗣位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之祥也蜀果亡此言之不從也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為建興此言之不從也禮國君即位踰年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義矣後遂降焉

魏明帝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
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
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為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為不毀之
廟從之案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
故雖功赫天壤德邁前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
從失之甚者也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時烏程人有得困病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

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所過十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為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為鬼神即傎顛倒畀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時起安世殿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

乎此子孫之憂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綏以非辜被殺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城為永安宫帝尋復位而倫誅

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為清河王立成都王穎為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相備九錫封三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以胤不以勲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以遠絶覬覦永一宗祧後代遵履改

之則亂今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既為國嗣則不應復開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既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僭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為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元帝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療之有方當得白犬膽以為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間百姓驚擾人人

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
翕然被燒灼者十七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
十倍或有自云能行燒鐵灼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
憊而後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為之主
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上明其
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犬有守衛之性白
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之運王霸會於戍戍主
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以療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

與金合德共除蟲害也按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改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内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兵四合而為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水北中郎劉遐及淮陵内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救朝廷故其謡言首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揺大鈴為唱使

左右齊和又讌會輒令倡伎作新安人歌舞離别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果敗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鬬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桓玄初改年為大亨遐邇讙言曰二月了故義謀以仲春發也玄簒立又改年為建始以與趙王倫同又易為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安帝遜位出永安宮封為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為石

陽公並使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為言不從之妖僭也

武帝初何曾薄大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儔盛致聲色窮珍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遂兼王何而儷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喪僭踰之咎也

庶徵恒暘劉向以為春秋大旱也其夏旱雩禮謂之大雩不傷二穀謂之不雨京房易傳曰厥德不用茲謂張厥災荒旱也其旱陰雲不雨變而赤因四際師出過時

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
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
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
踰節茲為僭其旱澤物枯為火所傷
魏明帝太和二年五月大旱元年以來崇廣宮府之應
也又是春宣帝南擒孟達置二郡張郃西破諸葛亮斃
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

齊王正始元年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宣帝為太傅外示尊崇内實欲令事先由巳是時宣帝功盖魏朝厥德不用之應也

高貴鄉公甘露三年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是時文帝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秋夏常雨淹城而此旱踰年城陷乃大雨咸以誕為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年大旱百姓飢是歲征役煩興軍士怨

叛此亢陽自大勞役失衆之罰也其役彌歲故旱亦竟年

孫晧寶鼎元年春夏旱時孫晧遷都武昌勞役動衆之應也

武帝泰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

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不復西鎮而任愷漸疎上下皆敬之應也及李憙魯芝李胤等並在散職近厥德不用之謂也

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川癸未雨

十年四月旱去年秋冬採擇卿校諸葛沖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朝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上緣求妃之應也

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至六月乃澍雨

太康二年旱自去冬旱至此春

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

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紞僭作威福亂朝尤甚

六年三月青梁幽冀郡國旱六月濟陰武陵旱傷麥

七年夏郡國十三大旱

八年四月冀州旱

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十年二月旱

太熙元年三月旱自太康已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仗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紞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厥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惠帝元康七年七月秦雍二州大旱疾疫關中饑米斛萬錢因此氐羌反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而饑疫薦臻戎晉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其九月郡國五旱

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十二月又郡國

十二旱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數十戰死者十餘萬人

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池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遣兵入京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皆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元海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百姓流血成泥又其應也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一月司馬越以行臺自隨斥黜宮衛無君臣之節

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寶曰殺淳于伯之後旱三年是也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之罰也

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陵僭已著

永昌元年夏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其閏十一月京都大旱川谷并竭

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

成帝咸和元年夏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言不從而僭踰之罰也

二年夏旱

五年五月大旱

六年四月大旱

八年秋七月旱

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未親萬幾内外之政

決之將相此僭踰之罰連歲旱也至四年王導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斗直五百人有相鬻者

二年三月旱

三年六月旱時王導以天下新定務在遵養不任刑罰遂盜賊公行頻五年亢旱亦舒緩之應也

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

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是時帝在襁褓褚太后臨朝如

明穆太后故事
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
六年夏旱
八年夏旱
九年春旱
升平三年冬大旱
四年冬大旱
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温强恣權制朝廷僭踰之

罰也

海西公太和元年夏旱

四年冬旱涼州春旱至夏

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饑自永和至是嗣主幼沖

桓溫陵僭用兵征伐百姓怨苦

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旱是時桓溫入覲高平陵闔朝

致拜踰僭之應也

三年冬旱

太元四年夏大旱

八年六月旱

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畧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頻有軍役

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荆州經畧河南是年夏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黄淮

十五年七月旱

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烈宗仁恕信任會稽王道子政事舒緩又茹千秋為驃騎諮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子階緣近習臨部領衆又所在多上春竟囚不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既甚此又僭踰不從究濫之罰

安帝隆安三年冬旱寒甚

四年五月旱

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時孫恩作亂桓玄疑貳迫

殺殷仲堪而朝廷即授以荆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僚悉使敬已内外騷動兵革煩興此皆陵僭憂愁之應也

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泉水涸

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時桓玄奢僭十二月遂簒位

三年八月不雨

義熙四年冬不雨

六年九月不雨

八年十月不雨

九年秋冬不雨

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是時軍役煩興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兜鈴曺子其唱曰其奈汝曺何此詩妖也其後曺爽見誅曺氏遂廢

景初初童謠曰阿公阿公駕車馬不意阿公東渡河阿公來還當奈何及宣帝遼東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

帝疾篤急召之乃乘追鋒車東渡河終如童謡之言
齊王嘉平中有謡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
騎朱虎者楚王小字也王淩令狐愚聞此謡謀立彪事
發淩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謡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篾鉤絡於
何相求常子閣常子閣者反語石子堈也鉤絡鉤帶也
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篾束其要投之石子堈後
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堈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中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三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昇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干寶曰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

國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孫晧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土作天子四世治太平矣晧聞之意益張曰從太皇帝至朕四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詩妖也
孫晧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不畏岸上獸但畏水中龍武帝聞之加王濬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王濬先定秣陵

武帝太康三年平吳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當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按横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謡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太康末京洛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太后廢

黜幽死中宮折楊柳之應也

惠帝永熙中河内温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光文長大戟為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火没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終為人歎及楊駿居内府以戟為衛死時又為戟所害傷楊后被廢賈后絶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之也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其時又有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書宫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荆筆楊板二人不

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洛童謡曰南風起吹白沙遥望魯國何嵯峨千歲髑髏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嚨哅比至來年纒汝鬉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謐國也言賈后将與謐為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嚼豪賢以成簒奪不得其死之應也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著大鄣日時童謡曰屠蘇鄣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簒位其目實眇焉趙

王倫既簒洛中童謡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案成都西藩而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水源而在闗中故曰水從西來齊留輔政居于宫西又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太安中童謡曰五馬游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原大亂宗藩多絶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而元帝嗣統矣司馬越還洛有童謡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

不早去大狗至及茍晞將破汲桑又謡曰元超兄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為茍作由是越惡晞奪其兖州隙難遂構焉

愍帝初有童謡曰天子何在豆田中至建興四年帝降劉曜在城東豆田壁中

建興中江南謡歌曰訇如白坑破合集持作甒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甒瓷白者晉行坑器有口屬瓮瓦瓮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坑破者言二都傾覆王室大壞

也合集持作瓶者元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尅復
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諭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
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
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刋矣鳳等敗退沈
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
與誅者以百數所謂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甊瓿甊瓦
器又小於瓶也
明帝太寧初童謡曰惻惻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馬

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幼為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為諸公所破復是崩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之末又有童謡曰磕磕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咸寧二年十二月河北謡曰麥入土殺石武後如謡言

庾亮初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

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旐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葬皆如謡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輙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帝崩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俗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宫庭廉内外悉臨國家其大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哀帝隆和初童謡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而惡之改年曰興寧人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而穆帝崩不滿斗升平不至十年也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遊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為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廢其三子並非海西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甘露焉

太和末童謡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
廢百姓耕其門以種小麥遂如謡言
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曰鳳皇生一雛天下莫不喜
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
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内侍接生子以為己子
桓石民為荆州鎮上明百姓忽歌曰黄曇子曲中又曰
黄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為荆
州黄曇子乃是王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大佛來上明

也

孝武帝太元末京口謡黄雌雞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栖尋而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為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栖也

會稽王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孫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在荆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
來幾而仲堪敗桓𤣥遂有荆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
年食麥麩天公誅謫汝教汝捻嚨喉嚨喉喝復喝京口
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
麤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
嚨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
都又大行欬疾而喉並喝焉

王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黄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黄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扞黄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謡言者焉

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憹之歌其曲曰草生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誅之玄之宫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為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人有所獲故言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擷也

桓玄既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如其期焉

安帝義熙初童謡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盧龍寵以金紫奉以名州養之極也而龍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内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盧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

盧龍據廣州人為之謡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數州之地内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二年小兒相逢於道輙舉其兩手曰盧健健次曰鬬歎鬬歎末曰翁年老翁年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内逼舟艦蓋川健健之謂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鬬鬬歎之應也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謡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

昔温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吉嶠語亮曰景純每筮是不敢盡言吾等與國家同安危而曰

元吉是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滅王敦

符堅初童謡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湖邉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水是其應也又謡語云河水清復清符堅死新城及堅為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謡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識者以為魚羊鮮也田斗里也堅自號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沖所攻又為姚萇所殺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武帝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猛獸此毛蟲之孽也識者爲其文曰武形有虧金獸失儀聖主應天斯異何爲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干寶以爲獸者陰精居于陽金獸也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既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

五年焉

太康七年十一月景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顒獲以獻天戒若曰角兵象也四者四方之象當有兵亂起於四方後河間王遂連四方之兵作為亂階殆其應也

懷帝永嘉五年蝘鼠出延陵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

見於前獲之孫盛以為吉祥夫秀孝天下之彦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

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麞入東海第百姓讙言曰麞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為東海王乃入其第

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祠廟畢有兔行廟堂上天戒若曰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之甚焉

犬𡆥

公孫文懿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亢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亢陽無上偷自尊高狗而冠者也及文懿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欻見一白狗出門問衆人無見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犬鼻行地三百餘歩天戒若曰是時帝不思和嶠之言卒立惠帝以致衰亂是言不從之罰也

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人家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經宿失所在天戒若曰帝既衰弱藩王相譖故有犬㺃

永興元年丹陽内史朱逵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逵為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於是果有二胡之亂天下饑荒焉

愍帝建興元年狗與猪交案漢書景帝時有此以為悖亂之氣亦犬豕禍也犬兵革之占也豕北方匈奴之象逆言失聽異類相交必生害也俄而帝沒于胡是其應也

元帝太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内床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自坼見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尋而懋為

沈充所害京房易傳曰讒臣在側則犬生妖

太興四年廬江灊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蒼色狀甚羸瘦走入草中不知所在視其處有二犬子一雄一雌哺而養之雌死雄活及長為犬善噬獸其後旭里中為蠻所沒

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

終家于既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為桓玄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盖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為犬𤞞也

桓玄將拜楚王巳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玄性猜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巳天戒若曰桓玄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安據之甚也八十日玄敗亡焉

白眚白祥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案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衆惟星隕于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也又白祥臣將危君是後宣帝得政云

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於温及河陽各二

六年正月隕石于温三

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二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立案京房易傳曰庶士為天子之祥也其說曰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干寶以為孫晧承廢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始高三尺如香爐形後如偃人槃薄不可掘案劉向說此白眚也

明年宮車晏駕王室始騷卒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

如人庶士為天下雄此近之矣

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聲聞七八里

太安元年丹陽湖熟縣夏架湖有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噪相告曰石來干寶曰尋有石氷入建鄴

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丈獨消釋騰怪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上送之以為瑞然馬無齒

則不得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為汲桑所殺而天下遂亂

武帝泰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時益州刺史皇甫晏伐汶山胡從事何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三占皆應

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軍中有小兒出於襄城

繁昌縣年八歲鬚髮悉白頗能卜於洪範白祥也

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祥也孫盛以為人勞之異也是後石季龍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於是方鎮屢革邉戍仍遷皆擁帯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勞擾百姓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次襄國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年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苻堅滅後經畧多事人勞之應也

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襲交戰者數矣

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十三年三月地生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

北掃關洛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墮檛受符吏石虎頭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而敗

惠帝元康八年五月郊禖壇石中破為二此木沴金也郊禖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自毁太子將危之疾也明年愍懷廢死

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石頭金鼓

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也天戒若曰安徒揚經畧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也月餘以疾還而薨

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臝蟲之孽時則有羊𥚃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哲知也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卿不明爾德以亡背亡側言上不明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亡

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失在舒緩故其咎舒也盛夏日長暑以養物政弛緩故其罰常燠也燠則冬温春夏不和傷病疾人其極病疾也誅不行則霜不殺草繇臣下則殺不以時故有草妖凡妖貌則以服言則以詩聽則以聲視不以色者五色物之大分也在於眚祥故聖人以為草妖失物柄之明者也温燠生蟲故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當生而不生或多於故而為災也劉歆以為屬思心不容於易剛而苞柔為

離離為火為目羊上角下蹄剛而包柔羊大目而不精明視氣毀故有羊禍一曰暑歲羊多疫死及為怪亦是也及人則多病目者故有目痾火色赤故有赤祥凡視傷者病火氣火氣傷則水沴之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劉歆視傳曰有羽蟲之孽雞旤說以為於天文南方朱張為鳥星故為羽蟲旤亦從羽故為雞雞於易自在巽說非是庶徵之恒燠劉向以為春秋無氷也小燠不書無氷然後書舉其大者也京房易傳曰禄不遂行玆

謂欺厥咎燠其燠雨雲四至而温臣安禄樂逸兹謂亂燠而生蟲知罪不誅兹謂舒其燠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重過不誅兹謂亡徵其咎當寒而燠盡六日也

吴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賦重人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逋責除關梁崇寛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李寒華為草妖或屬蘖

魏文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時文帝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惠帝元康二年二月巴西郡界草皆生華結子如麥可食時帝初即位楚王瑋矯詔誅汝南王亮及太保衛瓘帝不能察今非時草結實此恒燠寛舒之罰

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政事多弛畧舒緩之應也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

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是歲魏文帝黄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阯稗草化為稻昔三苗將亡
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
與言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
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
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也
吳孫晧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

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為一

天紀三年八月建鄴有鬼目菜生於工黄狗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二分又有蕒菜生工吳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邉生葉緑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葉作平慮遂以狗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干寶曰明年平吳王濬止船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徵也黄狗者吳以

土運承漢故初有黄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黄狗之家黄稱不改而貴賤大殊天道精微之應也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國亡家之象朝將為墟也是後孫秀張林用事遂至大亂

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為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鴆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栢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為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

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蝘鼠遇臨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儻有此東西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及此木生其後徐馥果作亂亦草妖也郭又以為木不曲直其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茂與漢昌邑枯社復生同占是懷愍淪陷之徵元帝中興

之應也

明帝太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昔漢哀成之世並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如人面而已故其變也輕矣

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枯倒六載是日忽復起生至九年五月甲戌吳縣吳雄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起生同象初康帝為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猶食吳郡為邑是帝越正體饗

國之象也曲阿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之舍又天意乎
哀帝興寧二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僵栗
樹是日忽復起生時孝武年始四歲俄而哀帝崩海西
即位未幾而廢簡文越自藩王入纂大業登阼享國又
不踰二年而孝武嗣統帝諱昌明識者竊謂西昌脩明
之祥帝諱實應焉是亦與漢宣帝同象也
海西太和九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
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之業將集

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尋而降苻堅

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郡銅樂縣枯樹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仆反立是時正道多僻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州界竹生實如麥

義熙二年九月揚武將軍營士陳蓋家有苦藚菜莖髙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厚二寸亦草妖也此殆與吳終

同象識者以為苦蕒者買勤苦也自後歲歲征討百姓勞苦是買苦也十餘年中姚泓滅兵始戢是苦蕒之應也

義熙中宮城上及御道左右皆生蒺䔧亦草妖也蒺䔧有刺不可踐而行生宮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不聽政雖有宮室馳道若空廢也故生蒺䔧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黄初四年五月有鵜鶘鳥集靈芝池按劉向説

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謂汚澤者也曹詩刺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何為而至哉其博舉天下儁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所謂覩妖知懼者也然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中

黄初元年未央宫中又有燕生鷹口爪俱赤此與商紂宋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鷇於衛國李盖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蕭墻之内其後宣帝起誅曹爽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禿鶖鳥集鄴宫文昌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黄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集其夏文帝崩

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已前再至輙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帝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南飛渡江北不能達墮水死者以千數是時諸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遂又諸將分争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墮水死者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與漢時楚國烏鬬墮泗水粗類矣

景初元年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此

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宫室而鵲來巢此宫室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戒若曰宫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不可不深慮於是帝改顔動色

吴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烏銜鵲墮東館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鵲以祭按劉歆説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

明年太子和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也東館典教之府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遣之長沙有鵲巢其帆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免

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有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以為鳳皇明年改元為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大鳥司馬彪云政道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孫亮未有德政孫

峻驕恭方甚此與桓帝同事也按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為孽者非一宜皆是也

孫晧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同於亮

武帝泰始四年八月有翟雉飛上閶闔門天戒若曰閶闔門非雉所止猶殷宗雉登鼎耳之戒也

惠帝永康元年趙王倫既篡京師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邑市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遂自言曰服留鳥翳持者即還白倫倫使更求又見之乃

将入宫密籠鳥并閉小兒户中明日視之悉不見此羽蟲之孽時趙王倫有目瘤之疾言服留者謂倫留將服其罪也尋而倫誅

趙王倫篡位有鶉入太極殿雉集東堂天戒若曰太極東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鶉雉同日集之者趙王倫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鶉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其此之謂乎尋而倫誅

孝懐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陷有蒼白

二色鵶出蒼者飛翔沖天白者止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白祥也陳留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地也白者金色國之行也蒼為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元海石勒相繼亂華

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大鳥二蒼黑色翼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也又黑祥也及閏月戊子而帝崩後遂有蘇峻祖約之亂

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鸓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苟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掖焚毀化為汙萊此其應也

咸康八年七月有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初即位不永之祥也後涉再朞而帝崩案劉向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此其應也

海西初以興寧三年二月即位有野雉集于相風此羽

蟲之孽也尋為桓溫所廢也

孝武帝太元十六年六月鵲巢太極東頭鴟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鵲又巢其西門此始與魏景同占學堂風教之所聚西頭又金行之祥及帝崩後安皇嗣位桓玄遂篡風教乃頹金行不競之象也

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

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唯餘骨存此亦羽蟲之孽又黑祥也明年六月猗死此其應也

羊𦏰

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𦏰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明年蘇峻破京都導與帝俱幽石頭僅乃得免是其應也

赤眚赤祥

公孫文懿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

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祥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不聲其國滅亡文懿尋為魏所誅

吳戍將鄧喜殺豬祠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喜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赤祥也後人白喜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傳曰山見葆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武帝太康五年四月壬子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十月河陰有赤雪二項此赤祥也是後四載而帝崩王室

遂亂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吕縣有流血東西百餘步此赤祥也至元康末窮凶極亂僵死流血之應也干寶以為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人是其應也

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宫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寃死惠帝愚眊不寤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成釁禍流天下淖齒殺齊湣王日天雨血

霑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下有惡心不出三年無其宗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也

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河東地震雨肉

四年十二月景寅丞相府斬督運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赤祥也是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運稽留及役使贓罪依軍法戮之其息訴稱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為征軍自四年已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及有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不問遂頻旱三年干寳以為寃氣之應也

郭景純曰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為法象水平潤下不宜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劉聰偽建元元年正月平陽地震其崇明觀陷為池水赤如血赤氣至天有赤龍奮迅而去流星起于牽牛入紫微龍形委蛇其光照地落于平陽北十里視之則肉

臭聞于平陽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肉旁常有哭聲晝夜不止數日聰后劉氏産一蛇一獸各害人而走尋之不得頃之見於隕肉之旁是時劉聰納劉殷三女並為其后天戒若曰聰既自稱劉姓三后又俱劉氏逆骨肉之綱亂人倫之則隕肉諸妖其眚亦大俄而劉氏死哭聲自絶矣

晉書卷二十八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

五行志中負物者以爲鬼神即傎顛倒畀之○傎同顛句有誤

晉書卷二十八考證